



作者谭楷在分享会上。

日前,川版好书《我用一生爱中国:伊丽莎白·柯鲁克的故事》阅读分享会亮相第十二届江苏书展。该书作者、《科幻世界》原总编辑、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获得者、作家谭楷从成都前往苏州,与读者们分享伊丽莎白·柯鲁克的故事。苏州大学讲席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尧,也来到现场与谭楷展开对话。来自四川和江苏的两位作家就《我用一生爱中国:伊丽莎白·柯鲁克的故事》的创作经历、作品价值,以及伊丽莎白老人崇高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等方面进行了精彩的分享。

“她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中国” 作家谭楷讲述伊莎白的华西坝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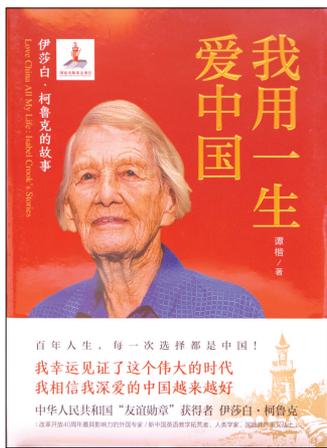
作者三年田野调查成书
伊莎白通过视频表达感谢

《我用一生爱中国:伊丽莎白·柯鲁克的故事》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国际共产主义者、百岁老人伊丽莎白·柯鲁克百年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品。

在分享会现场,年近80岁的谭楷介绍了他为创作这本书重走伊莎白人类学田野调查之路的过程。他说,自己是伊莎白在成都华西坝的家乡,在调查和书写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了伊莎白的精神魅力、她与各地结下的深情厚谊,以及她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深沉的爱。王尧教授则从作品所展现的伊莎白形象及精神的角度,作了细致而生动的分享。

身在北京的伊莎白儿子柯马凯通过视频,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述了父母及家族六代人的中国情,并介绍了作家谭楷深入挖掘母亲伊莎白故事的真情付出,表达了对谭楷用心用力创作的真心感谢。107岁的伊莎白也通过视频表达了谢意。

伊莎白·柯鲁克是加拿大人,1915年生于成都。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经历,让她从小就对中国这片土地和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



《我用一生爱中国:伊丽莎白·柯鲁克的故事》

情。不管是在偏远乡村做田野调查,还是在解放区考察,抑或是留在中国从事外语教学,她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谭楷历时三年,通过大量的采访和实地考察,用35万字和珍贵历史图片,讲述了伊莎白在中国成都华西坝的成长,以及在四川、重庆等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和丈夫柯鲁克一起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加入共产党,后回到中国解放区考察,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投

身英语教学、促进对外友好交流方面丰富的百年人生经历。《我用一生爱中国》以伊莎白的百年人生故事再现了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传播了和平美好的中国声音,被誉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范例。

伊莎白的故事正走向世界
已签订10个语种版权协议

伊莎白的故事是中国的,也正在走向世界。随着《我用一生爱中国:伊丽莎白·柯鲁克的故事》的推广,伊莎白与中国、中国人民的故事,正传播得更远。

据出版方介绍,截至目前,该书已签订10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协议,入选中宣部出版局“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2022年5月书单,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同步推出了有声书,携手“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推出了电子书等融合出版项目。

新华文轩总编辑陈大利在现场致辞中表示,《我用一生爱中国》图书选题源于天地出版社从鲜活、生动的地方故事中寻找和开掘的重大主题,也是从以小见大的四川元素中挖掘的精彩可信的中国故事。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鹤之山兮淝之水,道是千寻复千寻 ——读《美玉无瑕》

□向辉

《美玉无瑕》一书是湖北鹤峰籍作家黄生文先生撰写的一部极具地方历史特点的叙事小说。该书充满了神话的元素、地方的语言、诗歌的韵律和哲理的思考;该书透过过去展望未来,借助神话讲述人性,揭示了人的命运和生活的意义这个永恒的文学主题。

该书作者以“花理树皮”为名发表创作。据作者说,这是因为当地的花栗树,给他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他把家乡的花栗树搬到网络空间,把神话传说变成了个人叙事。在书中,作者用马良般的神笔绘出了奇迹的世界,用一种传奇的叙事手法,将神话融入明崇祯年间一个忠贞爱情故事中,让神话故事成为历史的背景和叙事的线索。细品其韵味,自有武陵山脉的山水奇绝感和容美土司的历史厚重感。

书中女主角覃美玉(覃楚璧)一生坎坷。她幼小时,父亲战死,母亲病逝,只有舅舅保护她。“除了栗柴无好火,除了郎舅无好亲。”这句湘鄂西的方言再次得到了验证。然而,神圣刀剑和神奇弓箭的出现,让她的生活充满紧张刺激,楚璧美玉的故事也由此展开。覃美玉以演艺的生活吸引人,以甜美的歌喉打动人,以医术来拯救人,天性的良善促使她对生活充满希望,她不是在神



《美玉无瑕》

圣之物指引下得到安宁,而是在平凡的人群中得到了关怀、帮助,收获了亲情、爱情、宁静。最终,她试图逃离宿命的安排,她想要摆脱世俗的枷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纵身一跃,成就了一曲悲歌。

男主角田甘露出身于地方土司之家,靠着天生的血缘和身份,本有望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也没有按照既定的剧本完成一生的故事,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他运用社会运行的准则,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工于算计,勇于追求,特别是依靠女主带来的神圣之物,最终登上了权力王座。曲终人散时,神圣之物不知所踪,青山依旧巍峨。

这里,存在着叙事的张力、历史的纠葛,以及人性的幽微。作者所书写的,与其说是一个跳跃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历史,不如说是一个纵横于神话与历史的命运,即神话意义上的宿命是否成为人的生存隐喻,历史意义上的命运是否成为人的价值标准。苏轼《读孟郊诗》说:“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桃弓射鸭罢,独速短蓑舞。”鄙俚的铜斗歌、射鸭的桃木弓、转着圈的蓑衣舞,恰是武陵源的风俗画。奇绝山水,邃谷之灵,孕育了一方历史,造就了无数神话。

神话不仅是古代的传说。它在现代社会里仍旧是我们的必需品,因为它是一剂孤独症治疗的良药。我们讲述神话故事,用它来包裹历史的时候,神话给予我们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消遣的笑谈,一段不灭的传奇,故事中的物件和主人公的相遇、遭遇,他们的想法、行动,带有传奇色彩的惊异,能够给人一种兴奋和冲击,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正是运用这样的带有一丝自觉或不自觉的神话语言,作者将一幅武陵山区的民族风情画卷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在惊异中思考,让我们在熟悉中陌生,让我们在感受命运的神话时抵制了时间的流逝。

巴山作家的深度探析 ——《张中信创作论(修订本)》序

□李明泉

王应槐先生一直致力于文学评论事业,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担任过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发表文学评论及作品700多篇,出版评论集《文学的真谛》、美学文集《走进美学》《美学风景》等。其评论就文论文、素朴老道,言说通透、敏锐犀利,给人以别样的美学解读和思想启迪。这是一位评论家形成风格的价值追求。

应槐先生在阅读国内大量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把评论目光聚集在从大巴山走出来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张中信身上,先后撰写关于张中信作品的评论文章30余篇,并于2015年出版了《张中信创作论》。这次推出的修订本,增加了张中信作品与生平关系的评析,力图以张中信为蓝本样本,去解剖和研究上世纪60年代生作家的特殊遭际和创作的内在关系,从中探寻出某种文学创作规律,为人们深入认识“巴山作家群”给出理性的牵引。

我以为,对作家本体的研究,应构建平行四边形的动力学相互影响机制:作家成长经历—时代生活环境—作品美学价值—社会接受反响。从这4个方面切入作家,可以从文本研究、接受美学、时代精神、艺术哲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视野审视和透析作家的创作生成与特质、思维与营构、审美与风格,勾勒和剖析作家的创作图貌和美学特征。

作为“巴山作家群”的主将之一,张中信为读者奉献出诗集《情殇》、诗词集《浪子吟》、旧体诗集《峰源诗三百》、散文诗集《曾经沧海》、散文集《童话时光》、长篇小说《哦,野茶瀟那些事儿》、笔记小说集《匪妻》、短篇小说集《风流板板桥》、非虚构作品集《巴山夜语》等,显示出根植巴山蜀水而又书写性灵的创作特色,值得批评家静下心来为之细读深研,把他作为有潜质、有特质、有品质的创作主体加以整体性、全方位地研究。因此,应槐先生的批评功夫下得很深,具有令人尊敬的评论价值。

关于对批评的认知,一直被文学理论界所忽视。美国康奈尔大学M·H·艾布拉姆斯在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作品、作家、宇宙、读者。

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家刘若愚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中对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作了改造,将四者重新排列。刘若愚认为:“第一阶段,宇宙影响作家,作家反映宇宙;基于这种反映,作家创作了作品,这是第二阶段;当作品及于读者,直接用于读者,是为三阶段;在第四阶段,读者对宇宙的反应因他对作品的体验而改变。这样,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与此同时,因为宇宙影响读者的方面也作用于读者对作品的反映,还因为通过体验作品,他又同作家的心理产生联系,从而再体验作家对宇宙的反应。这样,循环便按相反的方向运行。同样,作家与读者之间也没有箭头沟通,因为唯有通过作品,他们才能互相联系。”

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以“作品”为中心,刘若愚以顺时逆时运动构成正反循环,他们都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艺批评与这四要素的相互关系,缺失了文艺理论的思想介入和批评的价值判断。刘若愚的四要素之间虽描述了双向运动,但作品如何反映宇宙、作家如何尊重读者之间没有建立联系,更没有批评机制的直接链接和全面融入,不能不说是其观念图式的缺陷。

透过《张中信创作论(修订本)》,我真切感受到批评之于作家作品和社会受众的重要性。“批评”应处于刘若愚图式的中心地位,没有批评的时代观察、创作指点、审美向导、价值判断、风尚引领,文学创作将陷入非理性的误区,也难以揭示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应槐先生做了一件批评探险和个案探析工作,为评论界如何下深水研究作家树立了榜样。

也许,因资料原因和评价量化的艰难,应槐先生对张中信的接受主体研究还不够,其影响因子分析缺失。期待下次再次修订时,使本著更为丰满和完善。

是为序。



《张中信创作论》